

秦始皇

王丕震 著





2 034 3405 1



秦始皇

王丕震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

秦 始 皇
Qinshihuang

王丕震 著

春 风 文 艺 出 版 社 出 版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辽 宁 省 新 华 书 店 发 行

沈 阳 市 第 二 印 刷 厂 印 刷

字数: 332,000 开本: 787×1092¹/₁₆ 印张: 14 3/4 插页: 3

1987年12月第1版 1987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48,578

责任编辑: 王德昌 责任校对: 文 川

封面设计: 杜凤宝

ISBN 7—5313—0101—6/I · 95

统一书号: 10158·1189 定价: 3.15元

内 容 提 要

这部长篇小说详尽地描写了秦始皇由一个天真幼稚的少年如何发展到昏庸专制的暴君。作者采纳了大量的历史资料故事，比较准确地表现了秦始皇这个人物的思想面貌。该书涉及的方面广泛，反映的内容非常丰富：中国第一个皇帝如何定名和登基的？中国第一次大统一如何形成的？阿房宫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美人宫殿、六国的宫妃是如何被赶到这里的？中国第一个最大的骊山墓是如何建成的？万里长城是伟大的，可在秦建筑时是一种什么样的惨状呢？

这部小说反映的是从七雄鼎立到秦亡前这段历史，共有40年的光景。大约经过10年的激战，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帝国诞生了，虽然已时过两千多年，但它所产生的文化和所形成的制度还是有历史意义的。

6.28.62



王正震

目 录

一、不韦居奇货 想买秦江山.....	1
二、信陵君救赵 周王朝垮台.....	28
三、异人当国君 赵政回咸阳.....	51
四、吕不韦辅政 聚门客三千.....	74
五、庄襄王归天 春申君出丑.....	99
六、樊于期叛秦 长安君自尽.....	122
七、甘罗露锋芒 不韦被逼死.....	148
八、赵高进王宫 李斯谏逐客.....	172
九、修成郑国渠 才忌韩非死.....	196

十、赵因郭开亡	
燕王会故人	220
十一、华阳空遗志	
太后何凄凄	245
十二、荆轲刺秦王	
魏楚相继亡	270
十三、一统始皇帝	
咸阳会故交	296
十四、藏娇筑官室	
赵高死里生	319
十五、乘兴游四方	
皇帝想神仙	340
十六、张良刺始皇	
赶修骊山墓	363
十七、筑长城殃民	
孟姜女寻夫	385
十八、阿房宫阙雄	
焚书坑儒烈	404
十九、逼扶苏出宫	
尊富商济困	424
二十、南游会稽山	
气死沙丘宫	446

一 不韦居奇货 想买秦江山

邯郸，赵国的都城。

如血的残阳，映照在全城最大一家酒楼的雅座。两个气度非凡的酒客，已经有七分酒意了。那个体态丰盈，衣着豪华的是阳翟的富商大贾吕不韦。他是韩国人，从小也颇读了些经史子集，凭着他的本领求个一官半职是蛮有把握的，但是家里是巨商，父亲不愿他弃商贾去求功名，也就只有继承先世的衣钵，继续做着生意了。他确实也有本事，买卖做的挺活，从韩国到魏国，从魏国到赵国，时而跑到东方的齐国，忽而来到北方的燕国。生意越做越大，从农产品做到绢缯，也经营过牲畜，最后做珍宝生意，已经成为一个遐迩驰名的富商了。

吕不韦性情豪放，虽说是个生意人，却知书达理，谈吐不凡，既象个彬彬儒者，又象个达官贵人，走到哪里都喜欢和仕宦往来，现在坐在他对面喝酒的那个高个儿的粗脚大手的正是秦国的将军樊于期了。从他们的言谈举止来看，决不是陌生的初交。只听吕不韦说：“哪天，我要到咸阳去做笔生意。”

樊于期说：“虽说钱能通神，可象你这样的人上秦国

去，吃不开呀！我劝你还是不要去做这个梦。”

吕不韦问：“为什么？”

樊于期说：“秦国和别国不同。自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以来，重农轻商，人人看不起生意人。现在这个国家最下贱的是两种人，上门的女婿和做生意的商人。你再有钱，可别人看不起你，不是白去找罪受吗？”

吕不韦不安地望着樊于期，好象自己在他面前也矮了半截似的，便悻悻地说：“不做生意就去玩一趟。”

樊于期说：“玩也上别处去玩，况且秦国也没有多少好玩的去处。秦国不象赵国，哪里去找个闲着玩的，人人个个都忙着做活，街上走路都得格外小心，不留神就被别人把你撞倒。”

吕不韦说：“既然如此，我去求官。”

樊于期听了忙问：“你说啥？”

吕不韦说：“我到秦国去求官。”

樊于期哈哈大笑，笑得吕不韦莫名其妙，他终于止住笑，说：“可怜你没有到过秦国，就算你有通天本领，能把星星摘下来，秦国怎么会容你这个生意人去做官？”

吕不韦好象被樊于期说得连点人格也没有了，心头有些不服气，说：“你也不用把秦国说得这样玄，天下事只要人有志气，哪有办不到的？我这个人就不信这一套。”

樊于期说：“别样事也许可以，这件事就没望，还是死了这条心吧！”

吕不韦说：“天下没有哪件事是死的，说不定，秦国的官我就当不上？”

樊于期举起右手，斩钉截铁地说：“一定，一定！我把你量实了。”说罢，右手向下一劈，表示没有再说的余地了。

吕不韦看着这个秦国的将军如此狂妄、自大，好像他这个官高不可攀，而他吕不韦倒成了下贱人，好象永世没有出头之日，他感到受了一肚子的闷气。可又一转念，再争下去也没意思了，眼前人家是将军，自己是商人，空话也说不服人，就什么也不说了，但心里总感到怪不是滋味的。

樊于期端着酒盅正往嘴边送，只见他的眼光从窗口望着路上行人说：“你可知道这个人？”

吕不韦顺着他的视线看去，只见一个约莫二十岁的小伙子，衣衫褴褛，满脸愁容，无精打彩地从东向西走去。吕不韦看罢问道：“他是什么人？”

樊于期说：“他就是秦国的王孙，名叫异人。”

吕不韦问：“异人！王孙？”

樊于期说：“你不信？就是当今昭襄王的孙子，太子安国君的儿一啰。”

吕不韦一听，把手在坐席上一按，霍地站起来，一只脚伸进鞋里，另一只鞋拾在手里，匆匆下楼，追这个王孙去了。隔了好一会，他才重新上得楼来，把鞋一丢，盘腿坐在席上，对樊于期说：“看衣着形貌，哪里象个王孙的样子？”

樊于期漫不经心地说：“当然啰！听说现在剩下这条小命，都是赵公子平原君给的呢！”

吕不韦不解地问：“异人来这里干嘛？是不是在秦国站不住脚，被赶了出来？”

樊于期说：“哪里，那年秦赵两国渑池会盟以后，秦国就送异人到赵国当人质。为了秦国屡次发兵来犯，赵孝成王早想把异人杀了，只是平原君拦住说，秦太子安国君有二十多个儿子，异人是当中最不中用的一个，把他杀了，对秦国不会构成什么威胁，不如留着以后做个退步来用，这才没有

杀他，不过吃穿供养的也太差了。”

吕不韦说：“秦王也太不象话，这叫做急功近利，仁义道德何在？”

樊于期说：“现在还讲什么仁义道德，国与国之间，全玩的是欺骗。当时，秦王把异人来当人质，还不是蒙骗赵王，叫他放心秦不会打赵国，到用起兵来，哪里还顾虑还有一个王孙在这里？宫廷的王子王孙也太多，象异人这种身分，就是不送出来留在秦国，以后也没有什么出息，最多找几个美人儿，传点葚种罢了。”

吕不韦听后，好象有所触动，定着眼珠想了一会，但什么话也没说，喝得差不多了，天也黑下来，付了酒钱，各自回家了。

吕不韦回转家来，心头十分闷的慌，象有块铅压在心头一样，仔细思量就是樊于期看不起他吕不韦的事。他想，一辈子把生意做下去，就永远只会成为一个人们看不起的人。就说樊于期，他虽然是个将军，但他过的生活，并没有我吕不韦阔绰，就算平常上个酒馆吃吃喝喝，哪一回又是他樊大将军出的钱？他吃了我的东西，还要把我当做下贱人，岂有此理！他说秦国的官难做，我吕不韦非要当秦国的官不可，而且不当便罢，要当就当个大的，人生在世，不能受这等屈辱，既然有一口气在，非要争一争不可。眼前有个秦国的王孙困在这里，不管他有没有什么能耐，他的名分总是事实。这也是个机会，我把他当成奇货买进来，随时掌握着行情，做上一次政治买卖，输赢在天，世上哪有不赔本的生意？天下的事人们没有做过的，由我来创个新，地上的路不是人走出来的吗？打定主意，就去问父亲说：“爹！种地能获利几倍？”

父亲说：“十倍吧！”

儿子又问：“做珠宝生意呢？”

父亲说：“百倍呀！”

儿子接着问：“要是我立起一个国君，又能获利几倍呢？”

父亲惊骇地望着儿子，吃吃地说：“这，这个数，可就说也说不清了！”

吕不韦说：“过去我读了不少书，天资也不比别人差，我很想去找个官做，只是你老人家不准。现在我觉得这官还是要做，否则尽管有钱，也被人看不起，所以我要做这笔生意。”

父亲说：“我叫你继续做生意，赚了这么多钱，还有什么不满足？你每年的收入，三个宰相能比过你吗？这种乱世里求官的不都是些穷酸的读书人吗？他们象饿昏了的臭虫想喝血一样，想着的是钱，但找到钱能享福的又有几个？当官当到苏秦算顶了天吧，一身佩六国相印，何等威风，最后也难免吃一刀，死在齐国的朝廷之上！乱世里能享福的是商人。再说天下商人没有做这种荒诞生意的。”

吕不韦说：“事情都是人做的，过去没有，从我开始好了。”

父亲说：“你要做的生意，虽说利大无比，但本钱也难以数计呀！而且除开金钱而外，还要有超人的心计才行。”

吕不韦说：“死物买卖太没意思了，我一定要做一次惊人的冒险，这就叫奇货可居呀！”

第二天，吕不韦随身带着些金子出去了。异人，住在王宫门外右面一个简陋的客馆里，那客馆是接待各国来使随从人员用的。门官范滂是个直爽人，平常也很同情异人，吕不韦送点薄礼对他说：“我想见见秦国的王孙异人，可以吗？”

范汜问：“为公还是为私？”

吕不韦说：“我是生意人，丝毫不沾公家的边。只是秦国一个朋友托我看看他还在不在，别的没有什么意思。”

范汜叹口气说：“我说世上的人，没有再比异人更可怜的了。他生在王宫，照理说命是该好的，但是当了这个人质，秦王把他忘了。多少年来从没有人到赵国看过他一次，今天你先生来，算是第一个来看他的人了。赵王对他也太苛刻。衣食供给的简陋不说，天天还要做苦工，好在是他年纪轻，换一个别的什么王孙公子，气也早该气死了。”

范汜说什么也不肯接受吕不韦的礼物，指着异人住的地方，说：“先生见了他，多说好话。”

吕不韦见此人古道热肠，也只好把自己的礼物拎着，看这客馆是一进两院，到里层角落异人住的房间来。异人住的是两间平房，前面有个小天井，还有几株花木，最显眼的是那棵不知多少年也长不大的罗汉松。把门关起来，自成小院，倒也宁静，其实这对异人是方便看管和避免与生人交往的意思。吕不韦今天没有穿什么太显眼的好衣服，手里提着范汜不接受的那包礼物，格外拎着一罐好酒，三斤切好的熟牛肉，推开小门进去。只见异人从房里探出头来，看他瘦骨嶙峋，面色苍白，髭须很旺。他穿着一身深蓝色衣服，肩头和背部都变成鱼白色了，两肘也磨烂了。一见吕不韦进来，一双严防的眼神盯着他。吕不韦说：“是王孙吧！我叫吕不韦，专门来找你聊天的。”

异人的脸上飞过一阵红晕，然后说：“先生！你要同我谈话，要得他们准许的。”

吕不韦说：“这我懂！已经给姓范的打过招呼了。”

异人才说：“既是这样，请里面坐。”

吕不韦把鞋脱了，走进屋里盘腿坐下，把牛肉和好酒摆在茶几上。异人也就对面落座，拘谨地问：“先生找我，有何公干？”

吕不韦说：“一进门我就说过了，是来聊天的，我会有什么公干？我是老百姓。”他说完就哈哈大笑起来，房里的空气缓和多了，但异人的脸上仍有不放心的疑虑，吕不韦问：“王孙到赵国有多少年了？”

异人说：“我五岁离开秦国，到这里整整十六年了。”

“赵国对你可好？”

异人言不由衷地说：“还好。”

吕不韦说：“还好什么，这么大岁数连亲都不提一门。”

几句话把异人说得满脸通红，以致眼睛都湿润了。吕不韦问：“他们准许你结婚吗？”

异人说：“我想会许的，只是……”

吕不韦接着说：“只是没人嫁你是不是？”

这又把异人说脸红了。

吕不韦说：“我这人只是想啥说啥，王孙莫多心。”

异人说：“我也挺喜欢这种人。”

吕不韦把熟牛肉打开，叫异人拿两个盅来，倒上两盅酒。异人说：“先生来我这里，怎么能叫你破费呢？”

吕不韦说：“莫说这客套话，如果讲吃这算个什么，这是贩夫走卒吃的。不过我觉得到你这里来，只能这样交往。”

异人边点头边说：“对，对。”那一天横七竖八地扯了一些无关紧要的话，其实是吕不韦这个生意人来典一典王孙异人的身分和才干，看看他这笔生意能否做得成，结果他认为异人的基本条件是的，如果跟他怎么说他能怎么做的话，前途不见得不宽广。这样交往一段时间，吕不韦对做这笔生意

的兴趣浓厚起来。有一天吕不韦对异人说：“你可想回秦国？”

异人说：“哪有不想之理，只是……”没有说下去，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吕不韦问：“你说能回吗？”

异人摇头说：“过去都不能回，看现在这样儿没指望了。”

吕不韦又问：“你能当上太子吗？”

这一问，异人可就哭起来，他说：“先生不了解我的情况，我作梦都没想到这种事。”

吕不韦很认真地对他说：“秦王已经上了年纪，令尊眼看就要即位，就要立太子，你是他的儿子，不能争取一下吗？”

异人懊丧地解释说：“吕先生！你对我是一番好心，但你到底不是秦国人，不可能了解全部底细。我父亲一共有二十多个儿子，他登基后太子只会立一个，那一定是嫡长子，我不大不小夹在当中，太子怎么会轮到我呢？”

吕不韦不解地问：“不是长子就不能立吗？”

异人说：“当然也行，但也要有条件，除非是父亲的宠姬所生，或者是父亲的爱子。我母夏氏得不到父亲的宠爱，我又是个不受爱的人，所以完全不可能，想它也是自寻烦恼！”

吕不韦说：“天地间的事，你千万莫把它看得太死了，根据你说的情况，我看是可以争取的。”

异人泪水未干，苦笑着轻轻地摇了摇头，又“嘘”了一口气。吕不韦说：“我吕不韦一生不相信有办不到的事。我来到邯郸，有人说你是秦国的王孙，当人质在这里，我同情你的遭遇，也不满意你的国君，为什么把五岁的孩子送出来当

人质？十六年了为什么不闻不问，把你抛在这里……”

听到这里，异人呜呜地哭起来。吕不韦接着说：“你要打仗也可以，为什么把你放在这里还要打赵国呢？这不等于叫赵国杀你吗？家里的弟兄再多，也不能不顾骨肉嘛！更何况人质是为了表明一个国家的信义保证，而秦王丢开了这些，难怪中原六国把秦看成化外之人，不通礼义。你毕竟是一个王孙，赵国把你待成门客都不如，所以我要打这个不平，我要替你泄愤，只是不知道你能不能依从我的言？”

异人听了激动地说：“吕先生！我知道你是个有良心有血性的人，但是我的身世和处境，太不容易逆转了。我比不得一个普通老百姓，假如我只是一个老百姓，或是一个小官吏，相信你也许能挽救我脱离困境，可对于我实在太难了。”

吕不韦说：“我跟你直说，我宁愿倾家荡产也要让你脱离苦海，去出人头地，消消这口怨愤。”

异人只当作吕不韦一时冲动，眼泪汪汪地望着他，吕不韦说：“我知道你父亲宠着华阳夫人，但夫人没有儿子，我要为你去拓开道路，叫安国君和华阳夫人来接你。”

异人听了双膝下跪说：“先生真能做到这一步，我决不忘你的恩情。”

吕不韦问：“有朝一日你当了君王呢？”

异人说：“把一半天下分给你。”

吕不韦把异人从地上扶起说：“我不要你的天下，我要辅佐你！”

异人说：“好吧，一言为定。”

吕不韦离开异人走了，异人激动而又忧虑地望着吕不韦走去，一直追到客馆门口，只见吕不韦迈着坚定的步子走了。异人想：“莫非我遇到了神仙！”他呆在那里，久久没

有进去。

吕不韦满载着金银珍宝，离开了赵国的都城邯郸，来到秦都咸阳，看那咸阳的街道果然不象邯郸，做买卖和来往的人比邯郸热闹多了，酒馆饭店也十分豪华，秦国人说句话走路也比赵国人精神得多，车马来往如穿梭，那响鞭甩的清脆响亮，活象春节放爆竹，整个城市有一股蓬勃向上的朝气，使外来人一进城就有耳目一新的感觉。吕不韦选了一个豪华的旅馆住下，探得华阳夫人姐姐的住处，带着厚礼去拜访她。夫人的姐姐接见了，吕不韦自我介绍说：“我受王孙异人的委托，从赵国捎些薄礼来送给姨妈和夫人。”

说完，叫随从把带来的金银珠宝，古董特产，满桌摆的琳琅满目，使这位夫人姐姐看了惊骇不止，忙问：“异人是谁？我都记不清了。”

吕不韦说：“到赵国当人质那个王孙呀！”

夫人姐姐想了好一会，才若有所思地说：“啊！想起来了，记得他去时还小，现在该有二十岁了吧？”

吕不韦说：“就是嘛！他挂记着你这个姨妈和夫人挂记的出奇了，每逢太子和夫人的寿辰，他都大摆筵席，祝福拜寿。赵国的文武大臣都说他是个大孝子哩！这是送给你的，这是送给夫人的。单是夫人这件貂裘就价值千金了。”说完，把一件女式貂裘当面抖开让夫人姐姐看，她用手轻轻一摸说：“真好！这样的好货我们也少见，他从哪儿弄得的？”

吕不韦说：“王孙有才学，又有孝心，赵国人没有不知道王孙的。自从涓池之会以后，秦王随时向赵国用兵，赵王有好多次要杀王孙，多亏赵国的大臣们护着，说王孙早晚要做秦国的国君，都和王孙有感情，哪能让赵王随便害他！”